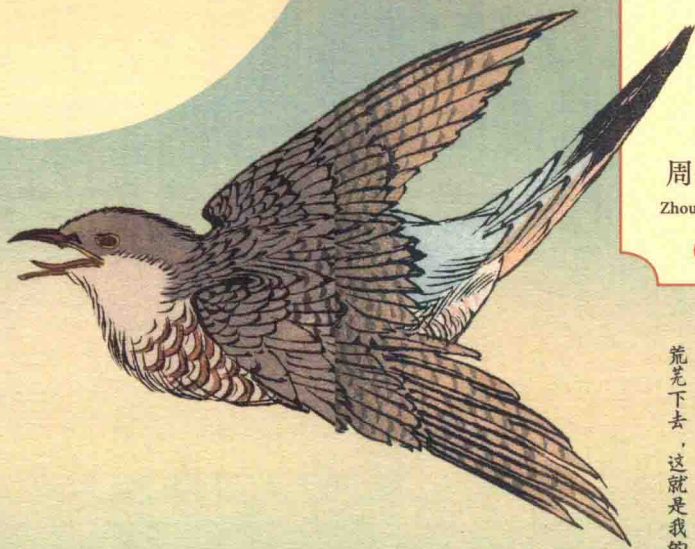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这有限 的一生

周作人

Zhou Zuoren
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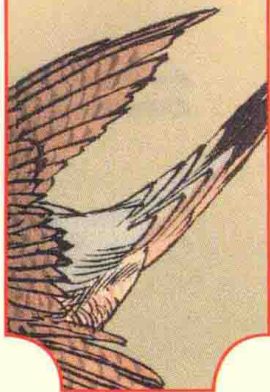
我只希望，祈祷，  
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，  
荒芜下去，这就是我的大愿望。

我这有限的一生

周作人

卷一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这有限的一生 / 周作人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 8  
ISBN 978-7-5699-2297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2523 号

## 我这有限的一生

WO ZHE YOUXIAN DE YISHENG

著 者 | 周作人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图书监制 | 陈丽杰工作室

选题策划 | 陈丽杰

责任编辑 | 陈丽杰 袁思远

封面设计 | 熊 琼  Design Workshop

内文设计 | 赵芝英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0316-516653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7.25 字 数 | 150 千字

版 次 |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297-4

定 价 | 4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书·美好生活  
Book & Life



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，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，  
无论善或是恶，皆为我所不喜欢。



最好是娴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，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，  
也不要对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。



我是寻路的人，我日日走着路寻路，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。



像我们将近不惑的人，尝过了凡人的苦乐，  
此外别无想做皇帝的野心，也就不觉得还有舍不得的快乐。





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，因为再没有什么悲观和失望了。



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，  
但我还在寻求——这是生人的弱点。



我只希望，祈祷，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，荒芜下去，  
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。



“寿则多辱。”即使长命，在四十以内死了，最为得体。过了这个年纪，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，想在人群中胡混，到了暮年还爱恋子孙，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；执着人生，私欲益深，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，至可叹息。





人是合群的动物，他最怕的是孤独。谁都不能安于寂寞，总喜欢和人往来，谈不关紧要的天。



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了。







## 周作人的“日常”

董炳月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导  
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秘书长

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，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。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，说“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”，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。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，留下了许多照片。他“活”在文学史上，“活”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。不言而喻，现在是“活”在这套丛书中。

周作人的神情，可谓超然、冷静。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，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、冷静。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，在《五十自寿诗》中称“前世出家今在家”。光头，形象也接近出家人。相由心生，文如其人。周作人的超然、冷静，是可以其作品来印证的。代表性的作品，就是那些说古道今、回忆往事的散文，谈茶、谈酒、谈点心、谈野菜、谈风雨的散文。也就是本丛中《我这有限的一生》《都是可怜的人间》《日常生活颂歌》

这三本散文集收录的作品。本质上，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，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。这种日常性，亦可称为“世俗性”或“庶民性”。在周作人这里，“日常”是一种价值，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书写方式。因此他追求“生活的艺术”，主张“平民文学”，获得了“自己的园地”。

年轻时代的周作人，也曾是忧国忧民、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。五四时期，他投身新文化建设，倡导新村运动，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。周作人获得超然、冷静的日常性，是在中年之后。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。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：“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，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，重新入新的生活。”人生观开始改变。1925年元旦写短文《元旦试笔》，声称“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。”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，讲过许多迂远的话，去年春间收小范围，修改为亚洲主义。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，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，诡计阴谋至今未已，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，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，现在须得实事求是，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。”思想起伏颇大。1926年经历了“三一八惨案”的冲击，1928、1929年间写《闭户读书论》《哑吧礼赞》《麻醉礼赞》等文，于是进入“苦雨斋”，喝“苦茶”并且“苦住”，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“日